



说说清华二校门

高冀生

二校门是清华最早的主校门

清华园，原是康熙年间所建的熙春园的一部分。道光年间，熙春园被分为东西两园，东园仍名为“熙春园”，赐于五子奕劻，俗称“小五爷园”，咸丰即位后将熙春园改名为“清华园”，并亲题匾额。西边的园子起名为“近春园”，赐于四子奕訢（即咸丰帝），俗称“四爷园”。

1909 年在北京史家胡同的游美学务处举行了我国首次留美考试，同年内务府将西郊皇家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“游美肄业馆”的馆址。

二校门是清华学堂最早的主校门，始建于 1909 年。二校门是当年校园的主要出入口，早期的二校门两翼延伸有矮墙，东西各连通有其他建筑。这里的围墙，是区分校园内外之界墙。当时的清华门纪森严，一切无关人员都禁止擅入。教授来校上课时，其乘坐的人力车

只能停在二校门外，教授徒步走进校园。1933 年，校园扩建、清华园墙外移，清华大学又建了新的大门，即现今的西校门。自此，这座最早的主校门就被称之为“二校门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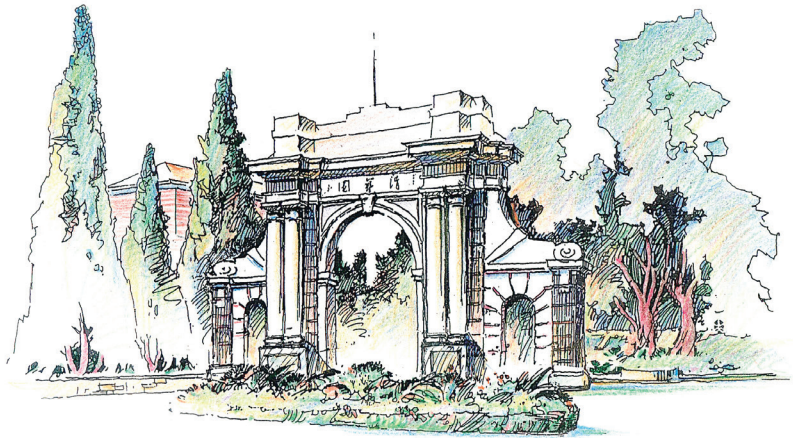
早年从北京城里来清华园，交通车是要出西直门，经海淀镇，到清华园的。我是 1955 年考进清华大学的，当年我作为新生报到时，就是在西直门集合，乘校车走的上述路线，穿过二校门，到清华学堂报到的。

后来北京市的交通规划发展，经新街口豁口开通了学院路，可以直达清华园火车站西侧的停车场。由此，清华大学又开辟了南校门，打通了校园内南北干道，正式的南校门到现在还保存着，设计人是建筑系的田学哲教授。

1959 年，在蒋南翔校长的亲自主持下，在铁道部的大力支持下，校园东侧的京张铁路东移到五道口。清华校园东

■ 作者简介

1955 年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深教授，曾获评清华大学校级先进工作者、北京高等学校优秀班主任。规划过 49 所大学，设计过 43 座图书馆，培养过几十名国内外各类研究生。其 60 幅钢笔速写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。



钢笔彩铅速写二校门，高冀生作。

清华二校门 高冀生
2023.11.9



二校门的两侧曾有围墙。



过去有段时间，教授来校上课时，其乘坐的人力车只能停于二校门外，教授徒步走进校园。



复建后的二校门。

侧出现了宽敞的可建设用地。根据清华大学59规划，学校的中央教学主楼在新校区定位后，在中心主轴线南端开设了主校门。当时学校党委两办主任何介人同志亲自邀请我来设计，四柱式的主楼前校门，于当年建成。后因主楼前广场向南扩展，被拆除，另建新校门。

60年代，原来的主入口已经不能适应繁忙的交通流量了。为了方便，也为了安全，学校决定将这个校门的两侧围墙拆除，形成环岛，打通了南北上下分流的交通枢纽。

1985年初，在张慕萍副校长主持下，我参与制定了清华的86规划，校园又征地649亩，校舍扩建27万平米，主楼前的中轴线向南推进了600多米，主校门前移后，又请建筑系胡绍学教授设计了新的主校门。

原来的主校门，后来的“二校门”，就完全被包围在学校的中心区，二校门的称谓，不仅被延续，还成为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，成为来访者到清华时必然要来打卡的宝地，驰名中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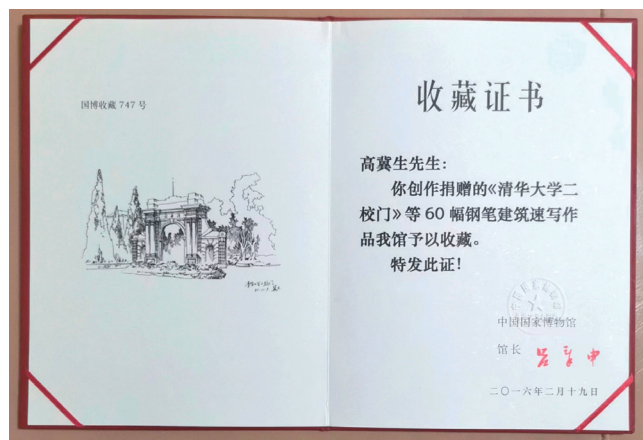
时光如流水，春夏秋冬，年年岁岁，矗立在校园主干道上的二校门，在风雨中默默见证着清华大学的历史与发展。它不仅仅是清华园鲜明的标志，也是清华人勤奋求实、荣辱不惊品格的象征。

亲历复建二校门

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的时候，清华的二校门曾被拆毁过。到1990年，学校要复建二校门，很幸运我也参与了全过程。记得当时张孝文校长刚上任，原党委书记的李传信同志亲自找到我到办公室面谈。传信书记主要问我几个重要问题：



笔者画作，后为国博收藏。



笔者画作的国博收藏证书。

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也有个“二校门”，我们怎么办？

建议：我们赶紧复建！

没有图纸怎么办？

建议：请设计院想办法。

我当时是设计院的院长，就请设计院年轻的孙国伟老师负责，在谢照唐总工等同志的指导、支持下，根据现场勘查地基的实际尺寸和相关老照片放大的方法，完成了复原建设的图纸。

投资怎么办？

建议：不能挪用基建经费，只能自筹，建议向校友募捐。

感谢校友总会出面，后来捐款顺利解决了。

谁来施工？

建议：请学校修缮处负责施工。

外装修颜色怎么定？

建议：容我调研！

因为当年说法不一，后来我亲自调研，大数据综合分析，再

报请领导定夺，最终决定二校门外装修颜色为奶白色。

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：1991年，清华大学80周年校庆，接校长办公室主任通知，要求我画一幅二校门的速写，以供学校对外礼品用画，我随即完成了钢笔速写画作《清华二校门》。此画于2016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后，被国家博物正式收藏，这是后话。

复建的二校门为何高了些

二校门按计划在1991年校庆前顺利修建完成，师生纷纷点赞。没想到也有其他声音：教代会上，有人提问新建的二校门为何比原来的建筑高一些？甚至有个别人要求“拆了重建”，这可不是小事啊。

校领导又责成我来处理。我很慎重，首先从调查研究着手。我先访问了设计者、看了图纸，又拜访了组织施工的负责人，才

知道总高度有出入，是来自于复印机所放大的照片不够精准，加上新老砖块尺寸与手工砌砖的灰缝大小不可能完全一致，由此有一定差别。

是拆？是改？还是保留？我用了近一周的时间，利用下班高峰的时段，站在二校门的东侧，随机访问过往师生，听取意见，其中有老、有少、有专家、也有大师，结果发现，多数人都说可以，并不认为高一点的二校门有何不妥。这些人中包括建筑系的李道增院士、关肇邨院士等。最后一天，我的恩师吴良镛院士正巧路过二校门，我立即上前请教。吴先生说，“周边的建筑都高了，二校门高一点是可以接受的”，他还表示“不必拆拆改改，劳民伤财”。基于调研的结果，校领导责成我在当时的教代会上，做一个正式汇报。复建后的二校门，就亭亭玉立地站在原址上了。❷